

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

何光水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

何光水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何光水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216 - 07964 - 8

I. 儒… II. 何…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1482 号

出 品 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大众纪实分社

责任编辑:丁 雪

封面设计:董 眇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180 千字

插页:2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964 - 8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c.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 - 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 - 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何传宏（1929—1995）与母亲彭玉秀（1930—）。

摘要

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两者内容上似乎存在所谓“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但实际上它们是“裂而未断”，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

从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之间功用关系的变迁来看，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道”与“器”二分格局中，小说作为“小道”，处于“大道”与“器”之间的过渡定位，决定了小说具有“道”与“器”的双重功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下移，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重道轻器”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儒家文化与小说文化传统功用定位结构出现了位移与裂痕。与此同时，儒家经典与传统小说经典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晚清，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传统文化自身功用结构的历史变迁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铺垫和自动力。

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从理论上阐发了小说新民的启蒙功用，并在实践上推进了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梁启超在理论上对小说功用的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发现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包含“势力”与“效力”两部分，“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现实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

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还包括政治启蒙宣传和社群想像。梁启超对小说“势力”的发现与论述，是对传统文论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就继承来说，梁启超化用传统文论《文心雕龙·定势》的“体势相须”观念来谈论小说的“势力”，使小说与传统诗文的“势力”进行对接，从而将小说抬进文苑，进而改变了小说千余年来被轻视的命运。就发展来说，梁启超率先引进了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理想派”与“写实派”来表述小说“移人”的“二体”，使他的小说观具有现代特色，从而使中国近代文论开始融入世界现代文论的潮流之中。

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晚清理论界产生了三种回响：第一，实用取向；第二，审美取向；第三，宣泄取向。这完善了晚清小说功用理论，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准备了广泛的理论与舆情接受基础。

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形成及其理论阐释建立在他的“儒化佛学”知识基础上。梁启超的“儒化佛学”与他的孔孟儒学、阳明心学知识背景相互激荡，应合时代的呼唤，孕育了梁启超小说观的经世济民思想。

“群学”是梁启超“新小说”社群想像的思想资源。推动梁启超新小说对民族国家想像的资源，既来自传统的“群学”，也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正是这种融合，为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和目的地。

梁启超把政治小说纳入“新民”启蒙宣传的领域，进而引向市民阶层，客观上扩大了新民宣传的广度，有利于晚清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接纳与传播。在文化传承方面，政治小说将儒家文化“文以载道”精神通过新小说这一文类延续下来，并给予后来的五四新文学，乃至20世纪革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新小说；连贯性；自动性；功用观；势力；效力

Abstract

Confucian culture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with the rise of the late Qing new fiction.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of so-called “break” between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But they in fact are “the crack but that have not broken”. In the cultural function there exist some forms of conversion and spiritual channels between them.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e of 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novel, the novelist is between “Tao” and “Qi” in China’s 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s. The Transitional position of the novelist decides that the novelist has the dual function of “Tao” and “Qi”. As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downward movement, in the West heterogeneous culture impact, the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Tao-regarded and Qi-despised” is gradually broken.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had emerged structural cracks and displacement between Confucian and traditional novelist. At the same time, wh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traditional novel classics developed to the latter period of 19th century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y also appeared the structural change in society’s status and in its function. The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had provided the histor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fresh novel of late Qing Dynesty.

Liang Qichao is a key man in the late Qing cultural transform.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is that he fou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fiction, New-People, in theory, and that he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new novel in practice. His innovation to the function of fiction in theory lies in the

two points, one is that he found “fiction has incredible power to dispose of humanity”, and the other is that he raised the concept that “fiction is the most artistic types of literary text”. Liang Qichao’s view of novel func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energy” and “effect”. The “energy” is a sort of potential power from the fiction body. It takes the form of novels with two categories of functions, “the ideal school” and “the realist school” and the four powers of “edification, soaking, stimulation and upgrade”. The “effect” refers novel “energy” to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including national ideology, character, belief, spirit, and including social ethics, customs, national psychological, etc.. The ideas of “energy” on fiction are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On the succession, Liang Qichao explained the novel concept of “energy” with the idea “body integration with use”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Wen Xin Diao Long”; and this causes the novel and the prose to own the same influence, and to change the neglected fate of the novel which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Liang Qichao had introduced the west literary criticism term “the ideal school” and “the realist school” to refers the called “two bodies” that the novel moves the human, enable his novel view to have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 and thus causes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to start integration into world literary theory.

Liang Qichao’s novel function view had three kinds of echoes in latter Qing dynasty theorists,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e 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the Divulges orientation. They have consummated latter Qing dynasty novel function theory, and prepar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novel widely to be accepted.

Liang Qichao established his novel function view on his “applied Buddhist” and he explained the novel theory with the “applied Buddhist”.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application Buddhist” with his Confucius and Yang Ming Confucianism, interacted mutually, responded summon of the age, bred the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novel view to save the people.

“Group study” is the thought resource of Liang Qichao’s new novel “community imagination”. Liang Qichao’s new novels promote national imagination, which comes from the traditional “group study”, and from the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It is this integration that Liang Qichao’s novel view of “New People” provides legitimacy and destination of discourse.

Liang Qichao brings the political novel into enlightening propaganda domain for the “New People”, then leads to the residential social stratum, which objectively expands the breadth that “New People” were propagandized, and this is advantageous to western modern thought admitting in the latter Qing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spect, the political novel continues down the spirit “the literary for the sake of Tao”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through new novel, and shows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May-Four New Literature afterwards and even 20th century revolu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 Confucian culture; the new novel; consistency; automatism; Utility; energy; effect

目 录

导 论 001

上篇 长时段的考察

第一章 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 013

 第一节 1949 年以前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 013

 第二节 1949 年以后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 018

 第三节 海外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 025

 第四节 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反思 030

 本章结论：转化与潜流 036

第二章 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变迁 038

 第一节 “大道”与“小道”：史籍定位中的儒家与小说家
..... 039

 第二节 “中心”与“边缘”：日常生活中的儒家经典与传统
小说 053

 本章结论：位移与铺垫 069

下篇 个案分析

第三章 “势力”与“效力”：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073
第一节 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中外文论背景	074
第二节 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077
本章结论：梁启超小说功用理论的形成	091
第四章 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晚清理论界的回响	093
第一节 实用取向：对“势力说”的继承与发展	093
第二节 审美取向：对“效力说”的否定与矫正	096
第三节 宣泄取向：对历代小说创作动机的探求	099
本章结论：晚清小说功用理论的完善	100
第五章 “儒化佛学”与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文化原动力	102
第一节 梁启超与“应用佛学”	103
第二节 “应用佛学”与小说功用的理论阐释	105
本章结论：“儒化佛学”与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文化原动力	113
第六章 “群学”与“新小说”的民族国家想像	116
第一节 “小说”与“群治”的近代联姻	117
第二节 “群学”范畴的东、西方思想资源	119
第三节 “群学”对“新民”传统的承传	122
第四节 小说和报刊携手：“新民”理论的演绎与民族国家的想像	124
本章结论：“群学”与小说功用的“想像”实践	132

第七章 儒家“文教”与梁启超新小说的启蒙宣传	136
第一节 梁启超小说宣传思想的变迁	136
第二节 政治小说宣传功用的引进与儒家文教新变	143
第三节 启蒙宣传理念与新小说艺术实践的内在矛盾	152
本章结论：启蒙宣传与晚清新小说的得失	156
结 语	158
参考文献	160
附 录	
一、儒家与小说家在历代史志目录中的位置表	174
二、《长兴学说》图	175
三、梁启超关于小说功用与作用对象层次图	176
四、晚清八股取士的废止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177
后 记	186

导 论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的末期，“晚清”成为历史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作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晚清”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自从美籍学者王德威的观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传入中国后，关于晚清文学与晚清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就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因为，晚清文学和晚清文化曾经作为封建文学和封建文化的终结而进入主流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那么，同一个“晚清”在“封建性”与“现代性”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风景？鉴于晚清新小说与外来“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将逆向而行，探讨晚清新小说与民族主体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以期揭示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的历史关联，凸现民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连贯性和自动性。

关于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这个选题，它缘起于对两本西方经典著作的阅读启示和联想。这两本经典著作分别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美国学者伊恩·P. 瓦特的《小说的兴起》。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西欧各民族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则将英国小

说的兴起置于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凸显了当时占优势的中产阶级与小说兴起的历史关联性。由此可见，小说作为一个新型的文学文类在西方兴起与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既然西欧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它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那么，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岂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无关？然而，这个联想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晚清面对的似乎是另一种“风景”。作为民族文化精神主体的儒家文化功用正走向衰微，西方的现代性潮流滚滚东渐。面对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种种新现象，譬如，晚清新小说的异军突起，有人解释为民族文化的断裂，有人认为是外来现代性的刺激。不管“传统的断裂说”与“外来的刺激说”多么诱人，它们似乎都无视中国历史文化演绎的“连贯性与自动性”。百年前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迫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 1902 年回视晚清当局推行的“新政”政局，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作了一篇《维新图说》的短文。对于当时举国言维新的盛况，梁启超列举了八种维新世相图：

第一，维新种别图，包括官吏、逋客、学生、商人、士子、会党。
第二，维新党派图，包括后党、勤王党、革命党、无党。
第三，维新目的图：保持现状（全保持——后党、无党；半保持——后党、勤王党、无党），破坏现状（半破坏——勤王党；全破坏——革命党）。
第四，维新办法图，包括缓办（后党、革命党）、急办（后党、勤王党、革命党）、口办（实不办）。
第五，维新主义图，包括全国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与分立自治——联邦立宪政体。
第六，维新动力图，包括自动力——积学识而维新者与感境遇而维新者（愤外国之侵陵与愤政府之腐败），他动力——被运动而维新者与趁风潮而维新者。
第七，维新变相图，包括进化之变相——由守旧而维新，由吏党而民党，由革命而勤王，由勤王而革命（趋势之变相——由革命而勤王，由勤王而革命，由民党而吏党）。
第八，维新心术图，包括为

公——为国民；为私——为一姓和为一己（为权势、为声名、为衣食）。^①

对于以上林林总总的维新，梁启超告诫国人引以为鉴的是维新心术问题。梁认为，只要维新为公——为国民，其他无论何种别、何党派、何目的、何办法、何主义、何动力、何变相，都将归于一致。

梁启超的这篇短文，把我们带入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其中，梁启超将晚清维新的动力分为两类：自动力与他动力。所谓“自动力”，在梁启超看来又分两类，一是因学识积累而要求维新，一是有感于外国侵凌与政府腐败的境遇而要求维新。这两种自动的维新，一是出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激励功用，一是出于对现实困境的变革。所谓“他动力”，梁启超描述为“被运动而维新者与趁风潮而维新者”，实际上指被晚清“新政”风潮裹挟而动的维新者。从文化渊源来说，梁启超所谓的“他动力”还是一种“自动力”。明确了晚清“新政”文化自动性的历史语境，我们就清楚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自动力。

关于晚清“新小说”之名，虽然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梁启超从日本横移过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晚清新小说的“新民”诉求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儒家典籍《大学》将先秦的“新民”思想集中起来说：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②

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文化对政治“维新”、造就“新民”的思想的一贯强调，从文化血脉上使我们感受到晚清新小说的“新民”精神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根源。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存在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② 朱熹集注，顾美华标点：《四书·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着本土文化历史的渊源。

二

明确了上述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基础，下一步是如何展开论述的问题。考虑到论题视野历史跨度的宏大和论述对象新旧交替的复杂，本著作特地选取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核心人物梁启超——旧时代的士大夫、新时代的启蒙者——作为本书历史描述的中心。我以为，在文化层面上，探讨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梁启超的小说功用观是一个经典个案。

全面审视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认识和立场，论者忽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子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初见这幅名画，可能会迷失于画面少女面部神秘的微笑，而无视画面背景灰暗的忧戚，因而无法进入画作永恒微笑的无言境界和大师创作的超越慧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前对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他流亡日本时力行新小说的辉煌，而无视辉煌背景的黯淡及辉煌之后反省的疏离，因而无法感知和全面评价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经典意义，也因而无法进入梁启超作为过渡时代文化巨子的菩萨心态。

梁启超的小说功用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戊戌变法前，他对中国传统小说“启蒙幼童”功用的强调，流亡日本时期，他对“新小说”“新民”功用的正面倡导和力行，民国初期，他对“新小说”负面功用的反省和疏离，所有这一切全面地显示了梁启超这个时代舆论骄子对小说与社会、小说与人性、小说与民族国家、小说与宣传以及小说与文化传统的理性思考和浪漫想像。

本书在逻辑结构上由导论—主体部分—结语三大块组成，主体部分七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长时段的考量，由第一章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和第二章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变迁组成。下篇：个案分析，由第三章“势力”与“效力”：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第四章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晚清理论界的回响，第五章“儒化佛

学”与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文化原动力，第六章“群学”与梁启超“新小说”的民族国家想像，第七章儒家文教的新变与梁启超新小说的启蒙宣传等组成。各章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章通过对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新小说兴起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反思，推出论题——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存在历史关联性。主要观点是，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关系密切，两者内容上似乎存在所谓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但实际上它们是“裂而未断”，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今天进行此类主题研究，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连贯性，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提高民族文化的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二章从两个角度来探讨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变迁，第一，“大道”与“小道”：史籍定位中的儒家与小说家；第二，“中心”与“边缘”：日常生活中的儒家经典与传统小说。论者认为，从中国文化知识系统“道”与“器”二分来看，小说家作为“小道”，处于“大道”与“器艺”之间的过渡定位，决定了小说家徘徊于“道”与“器艺”之间的双重功用。一方面，小说家受儒家“大道”的牵引，要注重人伦道德的严肃性，自觉地规范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小说家又受“器艺”的诱惑，注重个人情感的释放和满足，讲究娱乐性。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下移，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重道轻器”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儒家与小说家的传统功用定位结构逐渐出现位移与裂痕，传统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开始出现变化的征兆，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症状问题。与此同时，儒家经典与传统小说经典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晚清社会，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就是传统的中心——儒家经典的作用开始黯淡，而传统的边缘——小说功用开始显赫。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变迁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铺垫和自动力。

第三章“势力”与“效力”：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本章